

破裂

6B 梁紫玲

街道一片寂寥，昏黃的街燈宛如孤寂的人兒，呆呆地立在冷靜的漆黑夜幕之中。偶爾有一輛車駛過，車燈驅散黑暗，隨即又暗淡下來，我在街邊踽踽獨行，瞥見店家玻璃窗上的倒影，那獨自一人的身影顯得格外孤單。

父親的死訊從早上傳來，我卻只有呆坐在家中靜待親友的聯繫，只因我與家父的關係沒有想像的親密。作為獨子，這段父子關係理應是密不可分的，然而我卻感到疏離。長時間離鄉別井加上舊日矛盾使我這遊子既徬徨，同時亦沒勇氣前去見父親最後一面。

父親是個寡言的人，挺拔的白髮，水腫的身軀，和一臉嚴肅的表情，十足是讓人心生畏懼的長者之貌。或許是老來得子，有着人生經驗的父親對我都頗為嚴厲。我倆雖為父子，但一直都不大親密，但亦無甚齟齬，直至一次新春，我帶了我的同性伴侶回家，原以為或許能藉此機會得到父母的支持及理解，然而卻事與願違。「這是我的伴侶。爸、媽，我是同性戀。」話語剛落，母親臉上的笑意驟然消散，倒無不喜，只是下意識地，戰戰兢兢地望了旁邊的父親一眼。我順着她的目光向看向父親，只見父親的小眼睛一下子瞪得大大的，死死地盯着我，眼神灼灼的，彷彿下一秒就噴出火。彼時，客廳只剩下急躁的呼吸聲，聲聲入耳，「啪！」隨着一聲門響父親的房門緊閉着，那道我走向父親內心的門亦隨即緊閉。

我一方面對於父親守舊的態度深感不滿，另一方面亦為自己沒有給予父母心理準備而內疚。我並不希望與父親的關係就此破裂，亦有嘗試挽救，最初數年依然有以訊息慰問，但面對父親的

沉默，逐漸地連訊息都不再傳送——那時的我又怎會猜想到父親數年間都重病臥床呢？然而，轉眼間數年過去我也未曾見父母一面。為何這段至親關係總讓人感到疏離呢？

可這一段本應親密卻疏離的關係在清晨一個來電中畫下一個永不完美的句號。「你爸爸去世了。」電話那頭的親戚如此說，電話中傳來輕微的電流聲使他的聲音微微扭曲，令他的話聽來更不真切。內心煩躁不斷，鬱結在心，像一灘濃得化不開的墨汁，重重地染在心頭，苦悶使我在便利店門前抽了一根接一根的香煙。驟然，一把清脆的聲音從耳畔傳來，宛如風鈴般穿過我面前的煙霧——「爸，背我！」煙霧差不多散去之際，映入眼簾的卻是一臉慈愛的父親正緩緩背起那正在撒嬌的兒子，剎那間，這畫面彷彿與我兒時幻想過的身影重疊。父親啊，我是有多麼渴望你能待我如掌上明珠，視我為你的驕傲。我總渴望着父子在山巔眺望最宏偉的風景、渴望着踩着留下的足印走到目的地、渴望着回程倦意滿腦的我能被你背着回家。可是，父親的沉默總使我無法從這段關係上感到親密，明明至親，為何又感到如此疏遠？但這個問題，將永遠無解。

電話鈴聲頓時打斷了我的思緒，接起電話，耳畔傳來陌生帶點熟悉的一句：「兒子啊，你近來如何？」是母親。沙啞的聲線讓我不禁想像父親離開的一刻母親是感到多麼的悲痛欲絕，哭得多麼的死去活來。沉默地聽着那聲音，一陣無言，心頭彷彿壓着沉重的石塊，使我難以喘氣，眼裏早已溢出淚水，視線逐漸模糊起來。終於，日積月累的情感撲面而來，是愧疚？是後悔？是不解？無論如何，我無處可逃。

事已至此，一味的回想也無補於事，父親也不會回來母親、回來我身邊，失去至親的滋味原來如此難受。過去的我是否因不懂表達、溝通而失去了許多呢？大抵有吧。小時候，只因一個小誤會與曾經的好友反目成仇，失去了友誼；成年後，與父母發生矛盾後置之不顧，到今日，失去了至親。這段本應親密的關係，難道不是因為缺乏溝通而疏遠的嗎？難道作為子女先踏出一步了解父母的心情很困難嗎？總去怪責父親的沉默，然而卻忽略了表達自己、溝通的重要，才使我在這段關係中感到疏離，但如今卻已無力挽回。直到今日，父親去世了，我才真正明白到原來唯有溝通，才能使相互理解；唯有表達內心想法，才能破除隔閡、建構那親密的關係。假若兒時的我在疲倦時主動向父親撒嬌、在那時先一步向父親道歉，或許我就能從沉默的父親身上感受他那盡在不言中的愛。但世事，豈有如果？

父子血濃於水，本該無隔夜仇，然一時之氣總會使自己後悔莫及。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原本就是由至親開始，放下那莫須有的面子，珍惜眼前人吧。

夜已破曉，陽光照樣明媚，世界照樣明朗，我卻感異樣的寂寞和淒涼，思及此，這份空虛恐怕只有親情才可填補，通話未斷，我回道：「母親，對不起。」